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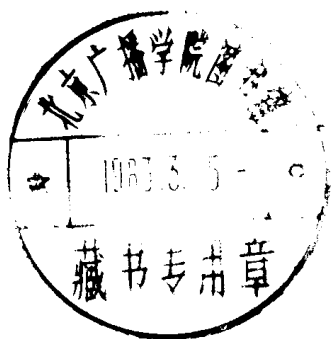
我这样做记者

田流著



我这样做记者

田 流



人民日报出版社

我这样做记者

田 流

*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人民日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印张8号 字数176千字

1984年4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32,000

书号：10132·026 定价：0.80元



他在叙述了三中全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以后，同志们都笑了。这是作者采访山区植树造林时，同社队干部和社员谈话时的一个镜头。右第二人是作者。

我和记者工作(代前言)

我是1945年调到《晋察冀日报》作记者工作的。

抗日战争八年期间，我一直作地方工作，虽然也给报纸写过一点东西，但不是人们通常称为新闻通讯那样的东西。骤然调来作新闻记者，对我完全是件新的事情。说实在的，我当时连什么叫新闻，什么叫通讯也不懂，甚至可笑的认为用几行题标出来的东西就是新闻，用一行题登出来的东西就是通讯。最初两三年虽然也写了一些报道，甚至从数量上看也不算少，严格说来，那都是编辑同志处理的结果，我几乎是处于盲目摸索中。

1948年秋，刘少奇同志亲自召开华北记者座谈会。会上，少奇同志全面系统地谈了党报记者的作风、任务、记者的工作方法和作用。那次会我参加了。这是我上的第一堂党的新闻课。从那以后，我开始比较自觉地按照少奇同志的教导学习和工作。这是我记者生涯中一个较大的转折。

华北记者座谈会后，我到临清市去采访，写了《临清棉价波动透视》那篇通讯，说的是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为各自多收购棉花，争相加价，引起棉价波动的事。这篇通讯因为提出了在新的情况下，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应该如何密切合作领导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得到了中央的表扬，并以《临清事件》为题发表了新华

社社论（当时中央党报《解放日报》因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已暂时停刊，由新华社代行中央党报职责）向全国解放区提出这一问题。

1950年是我记者生涯中又一个较大转折的一年。东北和华北解放后，报社派我去东北采访。在这以前，我的采访对象主要是老解放区自己比较熟悉的一些问题，从1948年冬开始对象变成了新解放区，采访对象由农村变成了大中城市，许多过去没有接触过的问题，诸如现代工业生产问题、商业问题、财政问题、金融问题等等，一句话城市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问题都提到了采访报道日程。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又派我去朝鲜前线采访。这一切，使我进一步认识和体会到一个记者不仅要不断驾驭写作技巧，提高写作能力，还必须具有比较丰富的各方面的知识。我开始比较自觉地从各方面充实自己的知识，在此基础上报道了东北工业的恢复和发展，报道了东北财贸银行等在稳定和恢复经济中的成就和经验以及有关朝鲜的战地通讯，其中《星火燎原——新纪录运动的创造者赵国有》、《无畏的人——访劳动模范刘茂有》、《伟大祖国建设者》、《生产建设性的东北财政》以及《访东北银行》等通讯报道，在读者中起到了一定的交流经验、推动工作的作用。在朝鲜写的一些战地通讯，后来有些被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朝鲜通讯特写选》中。

抗美援朝后，根据东北地区地广人稀适宜发展机械化农业的特点，根据东北是新解放区的特点，比较广泛地报道了迅速发展着的国营农场和土改后广大农村的巨大变化，当时写的一些通讯特写，有的被选入中学的语文课本如《访问通北农场》等，有的被一些省委翻印成干部学习材料发给广大

县区干部作为学习材料，如《金星奖章获得者——任国栋》等，有的被译成日文如《太行一村》等。1954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把我那一时期关于东北农村的一些报道汇集成册，出版了《草原上》。这本小书，民族出版社又把它译成朝鲜文向朝鲜族同胞发行。

1955年，是我记者生涯中第三个较重大的转折。这一年暑假我到中央高级党校学习了，一共学了两年半，比较系统和认真地学习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党史和新闻学，这对我有很大的好处。过去，虽然在华北联合大学文学系学过些时候（1941——1942），主要是学习文艺理论和文艺创作，加上学生时代就爱好文艺，对理论特别是政治理论不很重视，基本上是靠开会、传达做工作。做地方实际工作的时候矛盾还表现得不太突出，做记者后，这问题就表现的日益尖锐了。记者工作，正象少奇同志在华北记者座谈会上指出的，是“独立的艰苦的劳动”，你能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能不能对这些问题提出比较深刻和正确的分析和见解，能不能把自己的新闻报道让读者看了有所启发和收益，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新闻报道需要写作技巧，使作品更为读者愿意和喜欢看一些，但更需要内容的典型性和对问题分析的正确性和深刻性。这就需要马列主义，而这方面我是很差、至少是比较差的。经过这段学习，1957年底回到报社后，工作起来，自觉性和主动性就比过去好些了。回报社后，我任农村部副主任，管评论工作，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比较能够清醒对待了。当时，除了自己写一些针对当时发生的问题的社论外（当时写的数量是相当多的，最少平均一个星期有两篇以上），在组织和领导有关农村工作的评论工作中，也注

意写如何实事求是和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的评论和社论。当时针对大炼钢铁对整个经济特别是对农业的损害，我撰写了《把丰收的棉花收回来》、《一切经过试验》等社论，为《经济研究》等报刊撰写了《农业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掌握农业生产的特点，提高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等论文，后者1981年选入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建国以来经济效果论文选》一书中。

1964年是我记者生涯中第四个较大的转折。这年年初，报社派我参加了周扬同志主持召开的第一次报告文学座谈会，会后我为本报，为《人民文学》、《新港》、《文汇报》等报刊写了《忠心耿耿》等多篇报告文学。

1965年国庆节，我的记者生涯暂时中断，调到中央工业交通政治部工作。粉碎“四人帮”后，调回《人民日报》又开始了我的记者生涯。回来后我写了一些新闻、通讯、特写和报告文学，但我自己觉得较有意义的是一些工作研究性的文章，如《农村工作杂谈》——三中全会前写的，提出了因地制宜、农林牧全面发展、开放农村市场、责任制、按劳分配问题；《加速林区经济发展问题的探讨》（1979年）、《流通渠道要四通八达》（1980年）等，这些文章都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前者符合三中全会有关发展农村经济决议的精神，后者引起了林业部门、商业部门和供销社等一些有关业务部门的强烈反对，但经过几年来的实践，我那些报道中提出的意见都已反映在后来党和国家制定的有关政策中，开始在实际工作中贯彻实行了。

从1945年到1965年；又从1978年到现在，我用田流这个名字给报纸写了一些新闻、通讯、杂文、特写、报告文学等；

用苏蔚这个名字给其他刊物（如《时事手册》等）写过一些杂文、思想评论；用亦农这个名字给《经济研究》、《红旗》等写过一些经济论文。这些东西按照性质分别出版过一些单行本，它们是《王运升》、《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草原上》（以上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怎样写通讯报道》（上海教育出版社）、《县委书记》（作家出版社）、《星火集体农庄》（人民出版社）和《田流散文特写集》（吉林人民出版社）等。

先后做了几十年的记者工作，深感自己能力不够，做的工作太少，当我比较深切地认识到这个问题时，已经年过花甲。我决心以“余热发电”的精神，努力争取把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一点。

目 录

采访和写作.....	(3)
收拾行装 到第一线去.....	(72)
新闻工作者是专业的调查研究人员.....	(76)
题材·主题·报道形式.....	(81)
谈谈写人物和记者工作的一些问题.....	(91)
有关新闻写作二三事.....	(103)
要做一个有原则有自己风格的记者.....	(129)
深入·多思·积累·追求.....	(137)
我上的第一堂党的新闻课 *	(152)
少奇同志教我这样做记者.....	(163)
分工·协作·竞赛.....	(203)
你怎样看待记者工作?	(208)
党报记者应该首先是个好党员.....	(213)
粗谈典型报道.....	(217)

采访中怎样抓特点、抓苗头?	(225)
他不肯谈自己.....	(234)
一副对联.....	(245)
后记.....	(254)

采
访
和
写
作

目 录

小 引

一、正确的观察

二、要了解对象

三、时刻准备着

四、我这样采访

五、写作问题

采 访 和 写 作

小 引

要想作一个好的记者，或者说一个记者要想较好的完成自己的任务，是需要解决很多问题，进行很多工作的。现在我只想就采访与写作问题，以及和采访与写作有直接关系的记者修养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理解和意见。这些问题都很大，涉及的方面也很广。虽然自己作了时间不算太短的记者工作，但一来限于自己的水平，二来又没有认真总结过自己的工作，一定谈不好，甚至会有错误。促使我仍然有勇气写这篇文章的唯一原因，是想把我对记者工作的一些体会、看法、理解和愿望说出来，向同志们请教，与同志们讨论，以便达到互相帮助、改进工作、交流经验、共同进步的目的。

采访和写作本来是紧密联系在一起。采访是写作的基础，是报道的依据。记者如果不作正确的深入的采访工作，他便不可能写出生动、深刻的报道；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写作是采访工作的完成，是采访成果的表现。如果记者没有，或不能把采访来的事件、问题很好的写出来，报道出去，采访就成了没有意义的徒劳，甚至于可以说等于没有采

访。记者在进行采访活动的时候，就要考虑到将来报道什么及如何报道的问题。只有在采访的时候就想到报道，想到写作，才能使记者的采访更准确，更有效，更深入；也只有在采访的过程中，就想到和考虑到将来的报道和写作问题，才能使记者的报道（无论从内容、从形式）酝酿得更成熟，才能写出更深刻更完善的报道来。因此，我认为采访和写作是不能分开的，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平常才把它分作两个问题来谈。而记者的修养，又是记者工作能否作好的保证，不论是采访，还是报道，离开记者的修养都是不堪想象的。

一、正确的观察

什么样的采访叫作好的或成功的采访，什么样的采访又是坏的或失败的采访？

采访的根本任务，或者采访成功与否的基本标志，是看记者能否得到大量的表现问题本质的情况和材料，得到了，这采访便是有收获的，成功的；没有得到，这采访就是失败，不好的。

怎样才能获得那最能表现问题本质的情况和材料呢？怎样才能保证我们的采访成功而不致于失败呢？生活是如此的丰富多彩，现实是如此的复杂宽广，特别是今天，我们整个国家，我们国家的各个方面，在党的领导下，都在飞跃前进。我们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我国人民的精神面貌，都在一日千里地发展着、变化着。迅速而又准确地抓住这一伟大时代、伟大变化中的重要事件，的确是困难的，但又必须准确迅速地抓住它，并及时和深刻地报道出去。只有作到了这点，记者才能说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才能说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尽到了一个人民记者的职责。但是，在我们的记者生活中，却常常遇到这种现象：同样采访一件事情，有的记者收获很多很大，有的记者收获很小，甚至没有收获；有的记者发现了问题，有的记者没有发现或发现不了问题，有的……总而言之，结果大不一样，甚至完全相反。这

是什么缘故？在我们的记者生活中，也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到先进地区、先进单位去采访时，就感到信心足些、办法多些，到一般地区、或者工作开展较晚的地区去采访时，就缺乏信心，缺少办法，甚至感到那地方没有什么可报道的。在我们的记者生活中，有时也会出现这样的现象：采访的地方，是生活沸腾着的地方，是火热斗争的地方；采访的对象又是先进单位、先进人物；采访的时间也并不算短，可是结果，还是没有采访到什么，甚至白跑了一趟。

这里就有两个实际的例子。

不久以前，我认识的一位记者同志，去兰新铁路某施工地段采访。时间，是去年冬天，正是我国各项事业大跃进的时候。地点，是国家重点建设工程工地。不论从哪方面看，都是个重要的报道对象，都是个产生很多好的报道的地方。这位记者也是这样看的。出发前信心很高，劲头很足。他冒着戈壁滩上的大风沙，跋涉数百里，吃了很多辛苦，才到达施工的地方。到工地后，他工作很努力，采访也很深入。他同工人们一块吃饭，在那样寒冷的夜晚，和工人一起挤在帐篷里睡觉，有时还给工人们读报、替工人写家信。二十天后，他采访归来。同志们对他这次采访，抱着很大的希望，刚回到编辑部，大家就纷纷向他询问，能写什么，能写多少。可是这位记者同志却苦恼地宣告，这次采访完全失败，根本没有什么可报道的。当然，这引起了编辑部的震惊，怎么可能是这样的呢？一研究原因才知道：原来他去兰新路采访，是打算报道那里的“机械化”施工的。可是到那里一看，情况和自己的愿望恰恰相反。工地上既没有开山机，也没有推土机，更没有铺轨机和起重机。路基是工人们用双手一锹一镐